

世界奇幻大师丛书

CASTLE ROOGNA

鲁格纳城堡

[美] 皮尔斯·安东尼 著
张林 郭文 译



科幻世界

四川出版集团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章	巨 怪	1
第二章	挂 毯	17
第三章	跳 跳	51
第四章	地精与哈皮鸟	78
第五章	城 堡	110
第六章	僵尸之主	126
第七章	围 城	145
第八章	结 盟	162
第九章	旅 程	177
第十章	会 战	201
第十一章	灾 难	225
第十二章	回 归	251

第一章 巨怪

幽魂米莉非常漂亮。当然，她早已摆脱幽魂的身份，摇身一变成了米莉保姆。米莉说话想问题像个小孩子，一点儿也不聪明。她以为自己只有二十九岁，然而大家一致公认她满八百二十九岁了，在与鲁格纳城堡相关的各种生灵中，她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一位。从八个世纪之前鲁格纳城堡兴起，到多尔出生的这段时间里，身为幽魂的米莉始终像一个娇媚的花季少女。为什么她总能让男人们神魂颠倒呢？据大家说，那是因为她是迷人的幽魂。

是啊，她那光彩夺目的长发直达膝部，像燃烧的玉米穗，像鲜红的丝绸，在身后飘飘闪闪，让人心醉神迷。多尔过去怎么从来没注意过她的头发？米莉这些年来一直是他的保姆，在他父母忙碌时照看他，而他父母大多数时候总是忙个不停。

哦，他已经很知足了。他告诉其他人说，国王信任他的父母宾克和卡米莉安，所有被国王信任的人都异常忙碌，无一例外，国王赋予他们特别重要的使命，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干得下来的。多尔并没有吹牛。但多尔也知道，他老爸老妈不可能把赞斯全境的事都管完，有时候他们完全可以拒绝国王委派的任务。他们长期离家在外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喜欢那种流浪冒险的生活。现在他们在遥远的平凡世界，那可是个没人愿意去的鬼地方。

多尔记得，几年前自己常常同宾克和卡米莉安睡觉时用的那张双人床谈话。不知为什么，多尔最喜欢问前一天夜里那张床上发生过的事。床一五一十地对他细细道来——嘿，太有意思了。当他妈妈卡米莉安的变化周期转到漂亮阶段，变得比幽魂米莉更漂亮，更愚蠢时，床对他讲的事就更有趣。只可惜有一次他与双人床谈话时，被他妈妈偷听到了，从此，父母的卧室成为严禁多尔涉足的禁区。宾克严肃耐心地向他解释说，不是父母不爱他，而是他这种“侵犯他人隐私”的行为让父母感到不安。后来他们再搞什么特别有趣的活动时，就远远避开了房子。这件事让多尔得到一个教训：不要随便刺探情报。退一步说，无



鲁格纳城堡

论何时何地，自己的刺探都有可能被大人窃听。

照看他的米莉倒没什么隐私。当然，她也不喜欢多尔在厕所里念念叨叨，与那只浇水壶说话。那只水壶每天被人拎着去后花园，同幻影屎壳郎一道，为甜蜜玫瑰浇水施肥。多尔与玫瑰无法交流，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物种。但他能够与一枝死去的玫瑰对话——不过这种玫瑰只记得断枝以后的经历，不太有趣。米莉还不喜欢他捉弄乔纳森。除此之外，她显得非常通情达理。多尔喜欢米莉，不过以前他居然从没认真打量过米莉的模样。

米莉美得像个宁芙精灵，从任何角度看，她的身形都婀娜多姿，娇柔可爱。她的皮肤像胀满汁液的奶浆草叶片一样晶莹剔透。她常常穿一袭薄得像空气一样的纱裙，使人不可避免地想起她过去的幽魂岁月。但如此装束，也仍然掩不住她浑身洋溢而出的诱人风姿。她说起话来如幽魂一样绵软。总的来说，她比宁芙聪明一点，比幽魂实在一些。她——

“哦，哪些梦话是我能弄清楚的呢？”多尔大声询问。

“凭什么我该知道？”厨桌的回答粗鲁生硬。这是一张用粗糙的橡木制成的桌子，桌面满是节疤，一副无赖相。

米莉转过身，下意识地露出微笑。她正在洗碗池边涮盘子，本来她可以使用清洁魔符，但她显然认为用手洗更简单。清洁魔符是些粉末，被关在一个由王宫统一制作的符咒瓶里，可以永久使用。米莉不想在用过魔粉之后，为了把它们重新收回瓶中，而跟在魔粉后面满院子乱追。所以米莉从不使用魔粉，她总是亲自动手擦拭碗碟。“你还没吃够吗，多尔？”

“我吃饱了。”他尴尬地说。不过他的确感到不够，但那是另一种饥饿，而不是对食物的渴求。

响起几下犹豫不决的、迟钝的敲门声。米莉对着门一扭头，长发甩起，飘飘洒洒。“准是乔纳森。”她喜不自胜地说道。

僵尸乔纳森。多尔皱紧了眉头。并不是对僵尸有什么特别的厌恶，他只是不喜欢他们在自家房子周围探头露脸。他们太难看了，走起路来一块块腐肉直往地下滴答。“哦，你从他那个烂骨头架子里到底能看出些什么好来？”多尔质问米莉，学着僵尸的样子龇牙咧嘴，弓腰驼背。

“别胡闹，多尔。乔纳森是老朋友，我认识他已经好几百年了。”一点不假！只要有幽魂，僵尸们就会在鲁格纳城堡四周溜溜达达。这两种反常的东西当然臭味相投，一拍即合。

但米莉现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。多尔心想。他看着米莉穿过厨房，向后门轻快地走去。她是正常人，相反，乔纳森，一具能走动的肉体，一具可怕的活僵尸。米莉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？

“美女与野兽。”多尔气咻咻地嘀咕道，心里感到一阵委屈和失落。他大步冲出厨房，来到客厅。客厅地板坚实，如镜面一般亮滑，墙是漂亮的乳黄色。他挥拳向墙猛击。“喂，住手。”墙大声抗议，“你想敲碎我啊。你知道，我可是干酪。”

多尔当然知道。自家的房子是用一大块干酪挖空建成的，早变得硬邦邦的了。它发酵膨胀时也算得上是个活物，但作为整幢房子来说，它是没有生命的。因此多尔能够与它对话。不过这房子呆头呆脑的，只会说些废话。

多尔愤愤不平地冲向前门。“你敢来摔我！”门发出警告。多尔充耳不闻，“砰”地一下摔门而出，只听得门在身后“嘎吱嘎吱”地大声呻吟。这扇门叫起痛来一向比干酪房子夸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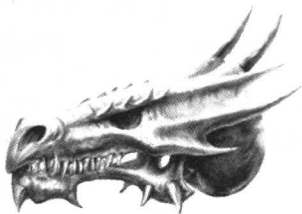
天气阴沉。多尔早该料到。乔纳森大白天现身，总是选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时候，因为僵尸们最怕自己那身腐肉被晒成肉干。眼看要下雨了，黑压压的乌云翻翻卷卷，在空中聚集。

“你敢来淋我！”多尔用刚才门对他说话时的语气向天警告。离他最近的那团云狰狞地笑起来，轰隆隆的笑声如同一阵滚雷。

“多尔！等等！”一个尖细的声音叫道。是挑剔鬼，当然，与从前还是魔像偶人时完全不同了。他是多尔的户外玩伴，总忘不了提醒多尔别到森林里去玩。多尔身边似乎随时随地都有人在监督他——像那个没有什么隐私的米莉，像眼前这个挑剔鬼，只要多尔身边没其他人时，他就不失时机地冒出来了。更讨厌的是，挑剔鬼简直将阻碍多尔自由行动当成了一件大乐事。



使多尔感到恼火的还有另一条无形的锁链。不仅他的父母——宾克和卡米莉安——对他不够亲密，事实上，鲁格纳城堡里找不出一个乐意主动与他亲近的人。也难怪，所有家具什物都是他的耳目，向他报告各种各样的消息。对多尔来说，墙壁伸长了耳朵，地板瞪大了眼睛。谁犯了什么不可告人的错误，谁有什么不体面的隐情，稍加调查就一清二楚。只有国王特伦特与他在一起时谈笑自如，从容不迫。可惜国王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陪一个小孩子玩耍上。



挑剔鬼追上来。“多尔，天气太坏，不能出去冒险！”他语气严厉，“你没听见打雷吗？”

多尔抬头看了看阴霾的天空。“淋湿你的空脑袋才好呢！”他喊道，“你可不是雷雨云，你只是个呆瓜！”

一阵瓢泼而下的黄色冰雹应声砸落，多尔抱头护脸，弓腰曲背，活像一具僵尸。直等这阵冰雹过去才放下胳膊。

“理智点，多尔！”挑剔鬼催促道，“别和这无聊的雷雨过不去！它会把我们淋得一团糟！”

多尔不情愿地向自然现象屈服了。“我们找地方避一避。但决不回家，僵尸在那里。”

“我倒很想知道，米莉怎么会把他引进家门。”挑剔鬼说。

“那也正是我想搞清楚的。”

雨点落下来了。他们加快脚步跑向一棵巨大的雨伞树，雨伞树伸展枝叶，撑起一层大篷，挡住了雨滴。雨伞树偏爱干燥的土壤，遇到下雨就会撑开伞篷，护住脚下这片地盘。太阳出来，它们则收起枝叶，让阳光尽情曝晒。与它们样子相同、习性相反的树叫阳伞树，晴天撑伞避日，雨天收枝敛叶。当两颗不同习性的伞树种子不巧共生在一处，就会形成一个真正的难题。

两个王宫卫士的儿子，比多尔年纪大一些的男孩，已经躲在那棵雨伞树下面了。“嘿！”其中一个叫道，“这不是那个爱同椅子说话的笨蛋吗？”

“找你自己的遮雨树去，蠢货。”另一个斜肩膀、尖下巴的男孩用命令的口气说。

“听好了，马下巴。”挑剔鬼嚷嚷道，“这树又不是你家的！谁都有权在伞下躲雨。”

“喜欢同椅子说话的家伙除外，矮子。”

“他是魔法师！”挑剔鬼愤愤不平地说，“他能与无生命的事物交流。没人有这本事，查遍赞斯历史，他也是旷古绝今独一个。”

“算了，挑剔鬼。”多尔低声说道。挑剔鬼生就一副四处招惹麻烦的尖嘴利舌，“我们还是另外去找棵树吧。”

“瞧见啦？”马下巴趾高气扬地嚷道，“小臭鬼没胆子与比他强的对手过招。”他大笑起来。

突然，他们身后发出一声爆炸的巨响。多尔和挑剔鬼不由自主地跳起来，惊魂稍定才想起这是马下巴的魔法天赋：放出炸弹声。两个大孩子一见之下更是笑得前仰后合。

多尔加快脚步，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，不料脚下一滑，踩到一条蛇。他身子本能地一缩，蛇很快化成一缕轻烟消失了。这是另外那个男孩的魔法天赋：幻化出无害的爬虫，一种小魔法。两个热衷于恶作剧的家伙靠在雨伞树上笑个不停，把伞树的树干都压弯了。

多尔和挑剔鬼向另一棵雨伞树走去，身后又传来一声炸响。多尔强压住心头的怒火。他并不想委曲求全，但他确实无力与那些强壮的大孩子对抗。父亲宾克强健超人，身处逆境时总是能放手一搏。不过多尔似乎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体格：矮小而瘦弱。他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副父亲那样的体魄啊！

暴雨如注，多尔和挑剔鬼被淋得透湿。“你为什么要忍让？”挑剔鬼抱怨道，“你是一个魔法师！”

“一个专门打听小道消息的魔法师。”多尔闷闷不乐地说，“在男孩子们当中，这魔法一点用都没有。”

“这魔法太管用啦！”挑剔鬼叫道。一不留神，他的两条细腿陷进一个小水坑里。多尔心不在焉地伸手把他拉出水坑。从前挑剔鬼还是魔像偶人时比现在还矮，只有几英寸高，“你完全可以同他们的衣服说说话，摸清他们的隐私，然后镇住他们——”

“不！”

“多尔，你的伦理观念怎么像你老爹宾克一样，太死板。”挑剔鬼发着牢骚，“追求权力就不能顾及道德。如果你老爹在道德方面稍稍懂得点变通，那他早当国王了。”

“我老爸才不想当什么国王。”

“那是另一码事。王位不是一个谁想谁不想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谁能胜任的问题。只有完美的男性魔法师才能成为国王。”

“特伦特国王正是这样的魔法师啊。他是个能干的国王。我老爸说了，自从魔法师特伦特当上国王以后，赞斯一改以往那种乱糟糟的局面，有了很大进步，各处村子里都只有好魔法，没有坏魔法。”

“在你老爹眼中，所有人都是善人。其实他才真是从个头好到脚的大善人呢。我看你和他也差不多。”



鲁格纳城堡

多尔微笑道，“哎呀，你也学会表扬人啦？谢谢你，挑剔鬼。”

“听人道谢真不舒服！”

“嘿，对你而言，听人说谢谢也许是有点刺耳。”

挑剔鬼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有时我觉得你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天真纯洁。谁知道呢，也许你的内心和其他人一样，也会感受到愤怒和嫉妒的痛苦。”

“当然了。今天僵尸来找米莉时我就感到——”他打住话头。

“噢，这说明你现在开始对米莉感兴趣啦！你长大成人啦！”

多尔甩开步子一阵疾走，把牵在手上的挑剔鬼拽得两脚飞扬。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只有男人才关注女人的这种事，男孩子们可不会。你知道米莉的魔法天赋是什么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是什么？”

“性感。就是对男人的吸引力。”

“我想每个女人都对男人有吸引力。”

“准确说应该是，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对男人有吸引力。米莉不同，她的性感是魔法。她身边的任何男子都无法抗拒这种吸引。”

多尔不以为然，“我老爸就不受诱惑。”

“你老爹总是离家远行，避开她。你以为这是偶然？”

一直以来，多尔都认为是自己的魔法天赋害得父亲宾克长年在流浪冒险，不愿回家。听到挑剔鬼这一说，不由眼前一亮。“那国王呢？”

“他意志如铁。但你仍然可以断定，在他脑海深处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也许正在打米莉的主意呢。你没注意到吗？米莉在国王身边时，王后总显得特别紧张，一刻也不放松对国王的盯视。”

过去米莉带多尔去王宫时，多尔总认为王后之所以寸步不离国王，是因为自己那讨人嫌的魔法天赋让王后多心。现在他有点拿不准了。他没有进一步争论。挑剔鬼老是喜欢喋喋不休地谈那些没有根据的事，成年人总喜欢来这一套。有时成年人简直蠢得不可理喻。

他们来到鲁格纳城堡果园的大帐篷下面。这里正好有一块烘干石。他们刚靠近，石头就散发出暖烘烘的热气，开始为他们烘衣服。烘干又冷又湿的一身，感觉真舒服啊。“太谢谢你了，烘干石。”多尔告诉它。

“这是我分内的事，我的这份工作真不赖。”石头回答道，“我的堂兄，那块

磨石，他的工作就不怎么样啦，每天都要挨刀子。你知道，所有刀子都需要磨快。哈哈！”

“呵呵，可不是。”多尔温和地拍了拍石头，勉强表示同意。与没有生命的事物交谈，特别烦人的事情之一就是：它们没有灵光的头脑，却偏偏喜欢认真思考。

果园另一边走过来一个人，一只手里握着一大把巧克力樱桃。“哦，不会吧！”她认出多尔，立即大呼小叫道，“这不是呆子多尔吗？无生命世界的窃听者！”

“找镜子瞧瞧你那模样吧。”挑剔鬼回敬道，“气歪了嘴的艾琳，王宫里的小丫头片子。”

“告诉你，我是艾琳公主。”女孩炒豆子似的说，“我爸是国王，知不知道？”

“是啊是啊。只可惜你永远也当不上国王。”挑剔鬼道。

“那只因为我是女孩，不能继位！臭木偶！如果我是男人——”

“就算你是男人，也当不了国王，因为你没有魔法师的天赋。”

“谁说我没有魔法天赋！”她被激怒了。

“摆弄几根臭手指头也算魔法？”挑剔鬼嘲讽地问道。

“这叫园艺魔力！”她怒不可遏地吼道，“我可以让任何一种植物成长。长得快，长得高，长得健壮。”

多尔想摆脱这种无谓的争论，忍不住插了一句话：“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魔法。”

“不关你事，呆子！”她气恼地说，“你懂什么？”

多尔摊开双手耸耸肩。本想做个和事佬，怎么反倒陷入了争论的旋涡？“没什么呀。我只想说我没你那种能让植物生长的本事。”

“等你成人后会有这本事的。”挑剔鬼嘀咕道。

艾琳余怒未消。“那，那他们怎么把你称为魔法师，而却说我是个——”

“是个被宠坏了的小丫头片子。”挑剔鬼帮她把话说完。



艾琳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她是个机灵的女孩，绿眼睛和浅绿色的头发正好与她的园艺魔法天赋相配。她比多尔还小一岁，眼泪说来就来。这使多尔感到有点窘迫。他想摆脱这个小女孩的纠



鲁格纳城堡

缠，但不知为什么却迈不开脚。“我恨你！”她对着多尔尖声说道。

多尔一时摸不着头脑，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你会成为国——国王！而如果我想当王——王后，就只好——只好——”

“只好嫁给他。”挑剔鬼接口道，“你最好先回家学学怎么把一句话说完整。”

“呜——”她嚎啕大哭，泣不成声，气得摇头跺脚，刚好看到大帐篷边上的一株细小植物。“长高！”她伸手指定，尖叫一声。

那株小草立刻感应到她的魔法，开始疯长。这是一株影子拳师草，富有弹性的藤蔓上长着十多个拳击手套，它们攥紧小拳头，寻找攻击目标——任何遮挡光线的身影。拳师草很快蹿高几英尺，拳套的尺寸和常人拳头一样大了。它们盲目地向大帐篷下的模糊身影发起攻击。多尔知道这家伙的厉害，慢慢向后退缩。

尽管这样，他的移动仍然被拳师草发现了，当他的身体在逆光中形成一个清晰的轮廓时，拳师草扭曲藤蔓，向他袭来。现在拳套已经比常人的拳头大了，藤蔓粗如人臂。十几个拳套起起落落，一些挥出时，另一些收回去，保持植株的平衡。它们劈头盖脸，轮番向多尔打去。艾琳看得有趣，嘴角漾起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。

“我怎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？”多尔不满地问。他不想逃离大帐篷，外面的暴雨下得比刚才还大，黄色雨水从篷顶边缘瀑布似的哗哗直泻。轰隆隆的炸雷一个接着一个，让人心魂不定。更多的冰雹夹在暴雨中滚滚而下。

“呃，我确实不知道。”大帐篷回答说，“不过有一次王后和一个幽魂在这里避雨时，我偶然听到王后对幽魂说，宾克总是不断给她带来麻烦，现在宾克的儿子又让她的女儿事事不称心。她说她对此不能置之不理，一定要背着国王做点什么事。”

“但我从没得罪过她们呀！”多尔抗议道。

“你当然得罪她们啦。”挑剔鬼说，“你生来就是完美的魔法师。这一点就让她们难以忍受。”

拳套组成的阵营向多尔转过来，把他逼到大帐篷的最边缘。“我怎样才能摆脱困境？”

“用一盏灯。”大帐篷说，“影子拳师草禁不住光照。”

“我现在没灯！”一个拳套挥来，擦过多尔的胸口，他用肘一推，向后闪

身，一股水流直灌进他的后脖子。现在正下着黄雨，一定在背上印了一道黄色条纹吧？

“那你最好赶紧跑。”大帐篷说。

“耶！跑吧，呆子！”艾琳在帐篷下大声叫好。拳师草受她魔法的恩惠，自然不去找她的麻烦，“让冰雹敲打敲打你的头。冰镇一下对你的脑子大有好处。”

三个更猛的拳套同时向他袭来。多尔纵身冲进暴雨中。霎时间全身再次湿透，幸运的是冰雹又小又轻，还有点黏糊糊的，敲在头上也不疼。只听得身后传来一阵阵艾琳的嘲笑声。

狂风无情地吹打的多尔身上，天空划过一道道张牙舞爪的闪电。多尔知道自己在这样的风暴中无计可施，但他仍然不愿回家。他一咬牙，向丛林跑去。

“快向后转。”挑剔鬼的叫喊声钻进他的耳朵。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粘附到了多尔肩上，“去找个避雷电的地方。”这是个极好的忠告。如果他们离闪电太近，难免会受到伤害。

然而，多尔不管不顾，继续向前冲。内心的挫败感超过了他对外部世界的惧怕。

他心乱如麻，跌跌撞撞地在荒野上赌运气。鲁格纳城堡附近施有魔咒，能保证人们的安全。但丛林深处魔咒渐渐失效。没有魔咒能长时间地控制一棵猎食树，或者征服一头龙。当然，有一些特定的小路受到符咒保护，有经验的人可以利用这些小路穿越丛林。

一道长长的、耀眼的锯齿状闪电颤动着撕裂天空，尖端触到一棵高大结实的老橡树。这只是一道小闪电，却已经把橡树树干烫得到处是水泡。

在又一道闪电就要擦到多尔身上的一瞬，他终于跃上一条受符咒保护的小路，避开了雷电的袭击。多尔知道，这条通向南方的小路，终点是由巨魔特罗斯管理的魔尘村。不过他从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。这一回——干脆，他不停地跑，气喘吁吁，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
“我觉得沿这条路向前不错。”挑剔鬼在他耳边说，“至少这条路还算有理性。”

多尔笑笑，心情轻松了许多。“是啊，哪怕只有一点理性也好。”他说。雷暴又释放出一道闪电，好像为他的情绪变化喝彩。很可能这条路已经感应到了他的魔法天赋。他放慢脚步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继续向南。他恨不得自己是个肌肉发达的彪形大汉，强壮有力，跑起来呼吸均匀，遇到拳师草立即迎头而上，

把一嘟噜一嘟噜的拳套砸得稀巴烂。遗憾的是自己又矮小又瘦弱，虽然没有完全发育长大，但他十分清楚，自己再怎么长也成不了一个大力士。

“我记得上次在这条道上遇到过一次暴风雨，那时你还没生出来呢。”挑剔鬼开口道，“我和你老爹宾克、马人切斯特，还有那个化身为狮鹫的士兵克龙比——你当然能想到，是国王将他变身为狮鹫的——另外还有善良法师——”

“善良法师汉弗莱？”多尔插话问道，“他和你们一道去探险？我听说他从不离开他的城堡一步。”

“那次情况特殊，是你老爹奉命去探索魔法之源，汉弗莱自然有义务陪同前往。那个老矮子热衷于收集各种资料。哦，那次探险真棒，汉弗莱告诉了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生灵。当然啦，他也很幸运，遇上了蛇发女妖戈尔贡，你真该亲眼看看戈尔贡当时有多高兴，汉弗莱是第一个与她说话之后没

变成石头的男人。啊，当时的风暴真是大极了，把天上的一些星星都冲了下来，漂在地上的水坑里。”

“别吹啦，挑剔鬼。”多尔笑着叫道，“我相信魔法，也相信有理性的人创造出的种种奇迹，但我可不是傻子！流星不可能漂浮在水上。它们几秒钟内就化为泡影了。”

“也许吧。当时我骑在一条飞鱼背上，只觉眼花缭乱，也没看得十分清楚。不过那真是一场令人难忘的风暴！”

地面突然传来轰轰的震颤，不是雷声。多尔驻足倾听，惊慌地问：“这是什么响动？”

“在我听来，像个巨型动物脚踏实地的脚步声。”挑剔鬼随口说道。他的魔法天赋是翻译，能听懂任何生物所说的任何话，可惜脚步声不是一种语言，“哦，糟糕。这很可能是一个——”

转眼间，对方已显出身形。“一个巨怪！”多尔帮他把话说完，话音里充满畏惧，“这算什么理性的小路！魔咒怎么会失效？我们在这条道上理应受到保护——”

巨怪一步一顿，向他们走来，身高和肩宽都超过多尔两倍以上，张着可怕的大嘴，龇出栅栏似的巨牙。它低沉地咆哮，鼻子出气时像一头饿龙的呼吸。

“什么？‘俺是……大块头，想要你的手’？”挑剔鬼说道。





第一章 巨怪

“什么？”多尔惊愕地问，几乎忘记了害怕。

“巨怪说的话，我正在翻译。”

哦，多尔明白了。“不行！我不能没有手！他没有权利吃我的手！”可是，多尔无法断定这巨怪会不会停下来吃他想吃的东西。所有巨怪都是啃骨头的高手。

巨怪发出几声闷哼。“俺不吃人畜，俺寻求帮助。”挑剔鬼译完这句，猛地恍然大悟，“嘎扎！”他高声叫道，“吃素的巨怪！”

“那他为什么想吃我的手？”多尔质问。

巨怪面露微笑。脸上像火山爆发一样裂出深沟，嘴里“噓哟”一声出口大气。“尖声尖气小调皮，信口开河吹大气。”

“我一直喜欢开玩笑。”挑剔鬼翻译完巨怪的顺口溜后接着说道，“嘎扎！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。你那个头发像荨麻，皮肤像稠粥，脸蛋像红脸僵尸的小女人还好吗？”

“她永远那样可爱，俺绝不把她抛开。”巨怪回答道。多尔现在基本上不需翻译就能听懂巨怪的话了，这家伙说的其实就是普通语言，只不过它浑浊的喉音和鼻音，使人感觉它说的是些叽哩咕噜的废话，“俺俩乐哼哼，造出小碎粉。”

直到此时，多尔才放下一直悬着的心，看来保护小路的魔咒并未失效。这个巨怪没有恶意——呃，不可能有善良的巨怪，只不过眼前这位不是猎食猛兽，所以才能与人共处。“小碎粉？”

“宝宝碎粉是个小调皮，离家出走俺们心焦急。”

“你把你的孩子碾成了碎粉？”多尔惊悸地问。看来这条小路的保护魔咒毕竟还是出了故障。

“呆子！碎粉是个名字，就是他们的孩子，每个巨怪都有自己的名号。”挑剔鬼解释道。

“那碎粉为什么离家出走？”多尔惴惴不安地问，“巨魔的妻子会吃掉她们的丈夫，所以巨怪也许会吃掉——”

“毛毛雨中碎粉迷路走失，俺们四处寻访不见宝宝影子。”

对巨怪来说，这场风暴只是毛毛雨？有道理。毫无疑问，嘎扎能够掐下一截闪电来剔牙。“我们可以帮助你寻找走失的宝宝。”多尔兴奋地说。这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任务，再没什么比眼前这种挑战更能使多尔重建自信了。嘎扎找不着他的孩子，寻求帮助，恐怕没有几个人敢答应来自巨怪的请求吧！“挑剔



鲁格纳城堡

鬼懂得一切活物的语言，可以向生物打探，而我可以从无生命的事物那里询问消息。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能找到你的宝宝。”

嘎扎发出一声感激的喘息，差点儿把多尔吹倒。他们很快来到小碎粉最后一次露面的地方。嘎扎介绍说，碎粉当时在这里欢欢喜喜地嚼吃钉子，补充身体每天必需的铁，后来就走失了。

“你见到小巨怪从这里走过吗？”多尔问近处的一块岩石。

“是的——当时他向那棵树走过去。”岩石回答。

“为什么你不让地面告诉你该怎么走？”挑剔鬼建议。

“这里的地面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，”多尔解释说道，“只是整个赞斯土地的一部分，从地面得不到多少有价值的细节情报。另外，地里混杂着许多活物——树根草根，各种虫子细菌和其它魔力生物。它们会把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搞得一团糟。”

“这里有一条石脉。”挑剔鬼指点着说，“你可以问它啊。”

好主意。“我往前走的时候，告诉我对还是错。”多尔对石脉说，然后向那棵树走去。嘎扎在他身后尽可能蹑手蹑脚地行进，以免踏地的震荡声盖过石脉发出的提示。

“对——对——错——对——”石脉喊叫着，引导多尔走在正确的路线上。多尔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真正的魔法师，没有任何人能像他这样进行探寻。艾琳的植物生长术算得上是强大的魔法天赋，令人心服口服，但她的魔法功能单一。她的手指只能对植物施加影响。赞斯的统治者必须有最强大的魔法，只有魔法师特伦特那样的国王，才能有效地行施权力。众所周知，特伦特可以把任何敌对者变成一只癞蛤蟆。魔法师特伦特的明智之处在于：他并不滥用魔法，而只是以这种天赋为基础，实现自己和意志。如果那个叫艾琳的小丫头拥有王权，她会做些什么？该不会把所有小路旁都种满拳师草吧？多尔的天赋比她强多了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了解任何人的私密，除非这个人能在无生命的事物前不说不动。知识就是力量，了解一切才能控制一切。善良法师汉弗莱就明白这个道理。他——

“小心，猎食树。”挑剔鬼在他耳畔尖声提醒。

多尔的注意力立即转到现实中来。幸好挑剔鬼及时发出警报，打断了他脑海里的胡思乱想。多尔下意识地按石脉的提示行动，抬眼一看，已经站到一棵中等大小的猎食树前。显然挑剔鬼早已注意到多尔在前行时走神了。如果小碎

粉也从这里走过——

“我可以问问这棵树。”挑剔鬼说，“但这树不怕我，极有可能胡说八道。总之植物很难提供有价值的信息。”

嘎扎走近树，朝着树一声怒吼，伸出一根棍子似的手指猛地捅向猎食树摇摆的触须。吼叫的意义谁都清楚，不需翻译。

猎食树作出了植物的恐惧反应，它一弯树枝，敏捷地将触须闪开了。

多尔略感惊讶，定定神走上前去。“对。”石脉说。多尔小心翼翼地踏进猎食树的势力范围。“错。”石脉说。

这么看来，小巨怪居然绕过了这棵危险的树。小孩子遇上猎食树——真是千钧一发！但接下来的路线通往一道深深的裂隙——一个镍螯虫的巢穴！镍螯虫能将任何一种鲜肉刨成薄片，哪怕巨怪也难以幸免，一旦——好在追踪路线又转向了。

石脉渐渐沉下地面，消失了。不过这一区域有许多独立的岩石，可以接着为他们提供向导服务。继续跟踪下去，路线蜿蜒不定，越过赞斯大地上一个又一个危险：一丛针刺仙人掌、一个哈皮鸟巢、一眼毒药泉、一片矛尖闪闪发亮的矛枪草、一大蓬食人花——万幸碎粉不是人，而是让食人花大倒胃口的巨怪——以及荒郊野外的种种其他威胁。小碎粉奇迹般地闯过一道道阴险的机关。最后，他们追踪到一个飞龙窝前。

多尔心里一沉，停步不前。小碎粉终于难逃厄运：没有任何活物能毫发无伤地通过龙的势力范围。龙是丛林中等级最高的生物，是丛林之王。只有一些极其特别的物种敢于与某一类型的龙相对抗。总的来说，龙统治野生物种就像人统治驯养物种一样轻松自如。

他们听到龙窝里的龙崽子们闹喳喳地嬉戏着，正在围追堵截一只可怜的猎物。幼龙需要练习捕猎技巧，活的猎物当然比固定目标更能激发它们的猎杀本能。

“碎粉——在里面？”多尔战战兢兢地问，害怕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。

“对。就在里面。”离他最近的一块石头答道。

嘎扎扭歪了脸，这样痛苦的表情恐怕连女巨怪也没见过。他冲到龙窝前一



下又一下地狠命跺脚，大地在他脚下震荡，但龙窝却似乎毫无反应。

龙窝入口是条狭窄的石缝，刚够一头小龙的身躯通过。嘎扎伸出肌肉虬结的壮实的手，使出全身蛮力摇撼洞口四周。轰地一下，岩石被掰碎了，扩出一个巨型洞口。洞里的龙全露了出来，一个由钻石和其他耐热宝石筑成的龙巢随之展现在他们眼前。普通建材在龙洞里抗不住龙的灼热呼吸，要么被融化，要么被烤糊，所以钻石是龙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。

一个高矮与多尔相仿的小巨怪，站在三头长翅膀的小龙的包围圈中，手足无措。旁边一头母龙满是爱怜地盯着她的小龙崽。小巨怪身材和一头小龙差不多大，敦敦实实的样子，看上去还没受到伤害。但三头小飞龙正在向他喷出灼热的气流，洞里到处是烧焦的痕迹。龙在享受自己的猎物前，都喜欢先将到手的猎物捉弄一番。

嘎扎顾不上咆哮示威。他伏低身子，目露凶光，瞪视着母龙。对方也紧张地将头伏在地上。青烟从龙嘴里冒出，仿佛从地下浮起的浓雾。双方凝立不动，都在聚集力量。母龙在这场瞪视的冷战中败下阵来。她泄了气，口鼻中没有喷出火焰，甚至没有引燃肚子里的燃料。母龙一动不动，犹如被蛇发女妖看过一眼之后化成的石雕。

小碎粉向一条小龙跨前一步，“你是个呆瓜，俺揪你尾巴。”他兴高采烈地嚷着，当真拽住龙尾，将龙提起，顺势



转个圈，一松手，把小龙直掳到远处的石壁上。

第二条小龙张开嘴，吐出一股细细的火柱。碎粉使出蛮力，猛击对方的右后背。小龙岔了气息，剧烈地咳起嗽来，身躯抽搐，失去了战斗力。

第三条小龙毫不示弱，伸出四只龙爪飞身扑向碎粉。碎粉看准来势，挥拳击出，正中龙的胸部。小龙头尾绞扭，在空中扑腾两下，落到它自己的钻石床上，昏了过去。

甚至在小巨怪力斗三条小龙，已经决出胜负的时候，多尔都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幕。如果不是亲眼目睹，他一定认为这纯属无稽的传说。

“游戏已玩完，送你回家转。”嘎扎对多尔说道。他一手捏住小碎粉的脖子，把小碎粉提出龙窝，另一只手攥拳狠狠砸到龙窝壁上，砸得钻石四溅，如同下了一场缤纷的钻石雨。母龙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。嘎扎这一闹腾，可给她留下了不少家务事。他们迈着得胜的步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龙窝。

只有挑剔鬼忍不住撂下一句话。“没伤到碎粉，算你走运。”他对母龙高声叫道，“不然，嘎扎会怒火冲天。女士，我打赌你绝不会喜欢他怒火冲天时的模样。”

嘎扎现在一点怒火也没有。他心平气和地问多尔：“小朋友啊，你帮助俺们，叫俺们如何报答你们？”

多尔有点窘。“我们很乐意帮助你，”他说，“现在我们得回家了。”

嘎扎偏着脑袋思考。他身强体壮，脑子却不太好使，好一阵子也没想出个所以然。终于还是转向挑剔鬼请教，“小偶人你来讲一讲，俺能帮上他什么忙？”

“噢，多尔不需要什么帮助。”挑剔鬼说，“他是魔法师。”

嘎扎不高兴了，“不能帮他忙，俺就变疯狂。”

挑剔鬼无可奈何地叹口气，“那好吧。鲁格纳城堡附近有几个孩子和多尔过不去。多尔的体格没那些大孩子强健，当然他的魔法远远超过——”

嘎扎用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打断挑剔鬼的话，伸出一只巨手把多尔轻轻提起来——幸好不是捏在脖子上——沿着小路向北就走。巨怪走起路来步幅奇大，一会儿就到了鲁格纳城堡的果园。他把多尔放到地上。

“谢谢你把我搬了这么远。”多尔心有余悸地说。他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：自己遇到的这个怪物居然是吃素的。

嘎扎没有回答。他尽量挺直驼背，矗立在原地，目送多尔与挑剔鬼回家。要经过雨伞树了，运气不错，两个无赖还在这里玩耍。一见多尔，两人像